

莱茵河的怀念

公 刘 叶廷芳 选编

华 夏 出 版 社

1997 年·北京

出版说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踏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目 录

马 加	涅卡河畔的主人	(1)
王 殊	阿尔卑斯山村之夜	(6)
王 蒙	联邦德国掠影	(15)
王 愚	绿色与书海的诱惑	(29)
王一地	慕尼黑散记	(34)
王安忆	法兰克福的一位汽车司机	(41)
公 刘	访德即席演讲录(节选)	(49)
从维熙	莱茵河的怀念	(62)
韦君宜	工人之子与工人之女及其他	(73)
叶文玲	愿太阳神照耀您	(83)
叶廷芳	一个普通的德国友人	(93)
	魏玛圣地	(96)
冯 至	涅卡河畔	(103)
冯骥才	响亮的呼应	(112)
西 戎	联邦德国散记	(116)
刘季星	复活节前夜	(124)
刘祖慈	没落的贵族人家	(128)
池 莉	生活总有梦	(134)
陈慧瑛	重访德累斯顿,一睹“绿穹隆”	(139)

张 洁	我到这里来过吗？	(145)
张 炜	利口酒	(154)
张抗抗	坐过他的车	(160)
李子云	把童年还给孩子们	(168)
余匡复	在德国看话剧《浮士德》	(178)
洁 泯	德国旅情	(182)
柯 岩	暗淡的画像（外一首）	(188)
俞黑子	静静的波登湖	(196)
袁 鹰	莱茵河畔的拙政园主	(200)
袁和平	斯特莱伦纪行	(207)
肖复兴	科隆一瞥	(215)
鲍 昌	永不休止的西柏林	(224)
舒 婷	再见，柏林西！	(230)
鲁彦周	从吕贝克到玛尔巴赫	(234)
程乃珊	初识德国人	(241)
编后赘语	公 刘	(247)

马 加

涅卡河畔的主人

——访问海得堡散记

1980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离开了西德作家格·卡洛的家。他的家座落在海得堡涅卡尔河旁一座古老的桥头上。褐色的石头墙壁，半圆形的蓝色屋顶，如同中世纪的堡垒。据说，歌德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并且称赞这座桥是欧洲最美丽的。由于主人热情的挽留，一再延误了告辞的时间，我们离开时，夜已很深，天又落了雨，涅卡河岸上的梧桐叶子淅沥作响，微光下草色青青，河对岸的红楼上透过来一派灯光，在梧桐叶子中间熠熠闪烁。

我们当时住在涅卡河畔斜坡上的鹿街旅馆，离桥头格·卡洛的家不远。那天由于兴致很浓，都愿意步行走回鹿街旅馆。沿着涅卡河岸走了一段，向着左边一条斜街爬去。那里地势陡峭，两旁砌着花池，有枫树叶子搭成的凉棚。天边打着雷，小鸟在树枝上啼叫，我们仿佛走到一处奇特的环境。围着枫树绕来绕去，才发现前边有一座菱形的小楼，关着角门，满窗

子爬满了藤萝。从小楼的外形来看，绝不像鹿街旅馆的样子。

在我们前边做向导的是西德外交部的苏珊娜女士，跟着走的是王蒙和翻译小王。他们走到那座菱形小楼的跟前，院子里一条狗汪汪地咬起来，柯岩下了一跳，提醒大家注意。

“狗咬好呀，该回头了，向邻居去问问消息吧！”冯牧沉着地回答说。

我们离开了斜街，绕过枫树和草坪，走到涅卡河岸一条小街，去敲一家的门。不多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的德国人，他长着一副结实的身板，褐红色的脸，脸上长着大胡子，显得诚恳而且有着德国人善于思考的那种表情。他把我们让到屋子里去避雨，屋子很大，四周摆了许多凳子，很像学校的教室。那里坐着一帮德国和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人，仿佛在进行某种作业，解答什么问题。苏珊娜女士和大胡子讲了些什么，然后向我们介绍说：这里是一所德国学校，是为第三世界投考德国大学的青年们补习功课的。这位大胡子叫赫索利，原来是海得堡医院的内科大夫、现在却做了德文补习学校的主持人。

那功夫，冯牧也向主人说了：我们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从作家卡洛先生的家里出来，要返回鹿街旅馆，半道迷了路。

赫索利听说我们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立刻热情地对我们说：“鹿街旅馆离这里并不远，但现在外边下雨，路不好走，我替你们叫一辆出租汽车吧。”

几分钟以后，出租汽车来到了门前，赫索利把我们送了出来。告别的时候，他发出了邀请：“真对不起，今天，我们的补习学校有作业，明天下午三点，请你们到这里来喝茶。”

第二天，天晴气朗，鹿街旅馆上空的云彩已经散去，涅卡河涨了水，水流很急，河里有三角白帆的游艇，河岸上有

人拿着竹竿钓鱼。远处山谷里，覆盖着一片青青的森林，在那森林覆盖的山脚下，耸立着教堂的塔尖。大概是做弥撒的日子，教堂的钟楼里发出悠然的钟声，在涅卡河上激荡。

钟声阵阵，仿佛在提醒人们：海得堡像座花园，歌德也赞美过这个地方，人们还向上帝祈祷什么呢？

那天上午，苏珊娜女士领着我们去看古老的城堡，那是1300年前的遗迹，在奥太那公爵以前就筑成了一座辉煌的宫殿。它不仅是一所宫殿，而且留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珍品。这里有守卫城池的武士塑像、美丽的木雕和壁画、鹿角和炮弹模型、惩罚奴隶的绞刑架、巨大的酒杯，还有举行婚礼时用的蜡烛和椅子。经过30年代的那场战争，王公贵族的乐园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涅卡河两岸遭了一场兵燹，人民从历史上吸取了教训。现在，殷红的牵牛花已爬上了宫殿的残垣断壁，淹没了战争的伤痕。

回来的时候，我们经过海得堡的广场，那里立着一个石膏塑像，那是战争受害者的象征，他光着头，穿着破烂的衣裳，神情沮丧，在街头徬徨。我们从广场返回涅卡河对岸，来到德文补习学校门口，正好是下午三点钟。

真没想到赫索利先生认真遵守约定的时间，站在学校门口等我们。他穿着一件秋衣、一条白裤子，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打开了德文补习学校侧翼的一扇角门，让我们到他家的会客厅里。那间会客厅非常讲究，米形的有机玻璃窗子，天花板上悬着琉璃吊灯，地板上铺着织花地毯，墙角里放着一架钢琴，墙上挂着一幅油画。主人不仅趣味广泛，而且非常好客。茶桌上放着日本梅花小磁碗，为我们准备好了茶水、海得堡的特殊风味饼干、慕尼黑的巧克力，还特意约请他的好朋友柯特林先生来做陪客。那位柯特林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博

士，在德文补习学校和赫索利共事。他穿着一套褐色西服，四十来岁年纪，性情活泼。他坐在茶桌侧面的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和冯牧同志交谈起德文补习学校的概况和前途。我和赫索利先生坐在一起，赫索利先生谈到他的家庭和身世。

赫索利的老家原来住在东德，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逢做礼拜，他就为人类的和平祈祷。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发动了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给欧洲带来了灾难，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灾难。他死了三个兄弟，父亲也死掉了，母亲年老退休。战后那些年生活也很艰苦。

“东柏林还有你的熟人么？”

“有。”

赫索利谈起柏林有他的许多亲友，互相之间可以通信，直接打电话，但不能寄宣传品。柏林墙不仅仅是交通上的阻隔，而且是人民精神上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出现了两个朝鲜，西方出现了两个德国，一个民族能够永远分裂下去么？赫索利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我们德意志民族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歌德、贝多芬、马克思，他们是属于全德意志民族的。”

我补充说：“他们不仅是属于全德意志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给全人类创造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出了一个战争狂人希特勒，几乎毁灭了欧洲的文明。”

赫索利经历了两个时代，又经历了两个德国，他的体验是很深的。他问我是否访问了马克思和贝多芬故居。他打开有机玻璃的屋门，领我到阳台上去。依着栏杆可以望见海得堡的全貌，沿着涅卡河两岸，尽是红楼绿树，涅卡河里碧波荡漾，游艇正在河里航行，扯着三角白帆，越过桥头的堡垒，向着下游飘去。河对岸的山谷森林，密密匝匝的，它的左边，

就是那座古老的黄色城堡，巍巍地屹立着。

我们感谢赫索利和柯特林两位主人，他们是那么热情周到，陪着我们喝完茶，又把我们送回鹿街旅馆。

鹿街旅馆的去处，草坪铺地，月季花抱成团，梧桐叶子遮成荫棚，这里是那么清静幽美，一点喧扰的声音也没有。树林深处，只能听到山雀在嘀嘀啼鸣。我很惊奇，欧洲城市里的山雀为什么这么多？山雀为什么喜欢在欧洲的城市里落户？它们不知疲倦地嘀嘀叫唤，唱个不停。我不知道它们在倾述什么？是欢乐的渴望？还是忧患忡忡？

王 殊

阿尔卑斯山村之夜

1987年3月，我又一次从奥地利来到了联邦德国。我曾在1969年底到1977年初在联邦德国工作过七年，到现在已有10年之久了。我的几位西德朋友正在西德南部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度假，听说我要从维也纳乘车经过慕尼黑去波恩，就邀请我顺便到他们那里去住两天。我从没有去过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原因是阿尔卑斯山起于法国南部，绵亘在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止于南斯拉夫北部，西德南部只是沾了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边，山的主峰都在法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境内，我在这些国家访问时都见到过，所以西德南部的一些余脉对我就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而且那时正值两国建交的前后，工作很多，因此去南部边境很难排上日程，就一拖再拖而终于拖过去了。这一次，这些西德朋友已多年未见，我从奥地利北部的文化名城萨尔茨堡进入西德境内，只要车子向左一拐走上30多公里就可进入山区，所以也就欣然应邀了。

尽管已是3月下旬，我在早晨从维也纳到萨尔茨堡的路上还时时大雪纷飞，可是毕竟地气已经转暖，雪花落在地上就融化了。中午越过国境进入山区以后，渐渐展开了一幅阿尔卑斯山区特有的空旷苍劲，甚至有些孤傲的自然景色。远处是一层比一层高的绵延起伏的戴着雪冠的山岭，近处则是一个又一个光秃着头的经过千万年风吹雪打而呈现斑驳纹裂的巉岩怪峰，只有高山脊上一簇簇的小灌木林才显出了一些绿意，低山腰和山坡上展开的大片牧场和丛林，山谷中闪亮着的明净清澈的小湖，使山顶峰岩更加显得奇突和孤傲。在高低起伏的山地牧场上散布着储藏干草的小木屋，黄白色和黑白色的奶牛在仍积着雪的草地上悠闲地踱步和慵懒地躺着养神，牛脖子的大铃铛发出清脆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阿尔卑斯的意思是“高山牧场”，果然名不虚传。高山坡上把滑雪爱好者送上山顶的吊车还在转动着，但滑雪道上已显得有些冷清，开春时节已过，雪层已经松软，即使有巨大的压雪机每天早晚仍在把雪层压得结实，而对滑雪爱好者来说，滑雪的季节正在过去，再过两个月，徒步旅行的时令又要开始了。冬天来临，在阿尔卑斯的高山深谷中滑雪疾行，固然是件乐事，而在夏秋季节，背了背包在绿色的海洋中徒步漫游，甚至攀登高峰，也并不比滑雪逊色。

阿尔卑斯山区里许多古色古香、画栋雕梁的山村小镇非常可爱，颇令骚人墨客动思古之幽情，可是在旅游旺季中，旅客摩肩接踵，同在城市里差不多。因此，很多常到山区来度假的癖好清静的人更欢喜住在星星点点地散落在牧场之间的农牧民的老木屋里，显得同俗语“回到阿尔卑斯自然”比较一致。这些房子都有一个大木屋顶，而且比较倾斜，有些几乎成了35°的角，因为冬季雪大，倾斜的屋顶积雪容易掉下

来，不致过厚而压坏了房顶。大多数房子的木板墙和窗户上彩绘着山区动植物的画和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堪与现代抽象派的画媲美，窗子是两层的，外面一层是木板窗，里面一层是玻璃窗，只要把窗子关着，即使睡到日下三竿，也不会有什么声音来打扰你。这些房子大部分修建在山坡上，前高后低，因此最底下的一层是半地下室，用来储藏各类食品和停放农牧业机器。有些房子的屋顶和木板墙上，还钉着鱼鳞似的磨光的石片，更显出山区住房的特点。自从阿尔卑斯山旅游兴旺以后，农牧民都把多余的房间出租给旅游者，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以经营旅游业为主，喂牛放羊反而成为副业了。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经营旅游业，规定在一定数量的房间和金额内免于税收。农牧民经营的小客栈租金比较便宜，生活完全是家庭式的，而且可以享用最新鲜的牛奶、奶酪、肉类、禽蛋和面包，因而生意非常兴隆。

我的车子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子，才在一个偏僻的牧场边上的一座孤零零的古老的房子里找到了西德朋友们。他们都是我过去的老朋友，10年未曾见面，都已苍老不少，见面后，分外感到高兴。房主人全家从老祖父母到孙子孙女都出来欢迎，更使人感到温暖。西德朋友已为我在眼睛望得见的距离内的一个农舍里租好了房间，说要先好好休息一下，到晚上6时半他们开车来接我去参加一定会使我满意的节目，但内容还要暂时保密，到时候会使我大吃一惊。虽说是能望得见，但我的车子转来弯去还是足足开了20多分钟，才到了那个农舍。房主人是已有65岁的老汉，过去经营过几公顷的牧场和80多条奶牛，10多年前已全部卖掉，同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老伴和一个20多岁的女儿专心经营这个小客栈了。现在滑雪季节已过，客人不多，房主人要我自己挑选一个安静的房

间。其实，所有的房间都很安静，打扫得非常干净，井井有条，而且过去农家用的彩绘的木床、木橱、桌子、凳子和挂在墙上的农民画更增添了田园风味，只有卫生间是完全现代化的，同城里的差不多。老汉表示抱歉说，房间里没有电视机，只有到下面客厅里去看。说实在的，到阿尔卑斯山来也没有想到要看电视。我打开了窗子，像大海波浪似的银白色的群岭立刻映进了眼帘。天空中的灰色的云层正在消散开去，下午淡淡的阳光从隙罅中照射出来，使群山的雪冠和巉岩怪石都染上了一层粉红的颜色，也使山坡上的牧场、丛林和山谷中的小湖一会儿明亮一会儿阴暗。周围一片寂静，山区弯弯曲曲的小径上行人很少，连鸟儿虫儿好像也不作声，只有牧场上的一些母牛哞哞地叫着，要主人赶快去挤它们已经肿胀的乳房。窗子底下是主人的围着白色木头栏杆的园地，花坛里花木的秃枝还在寒风中发抖，但栏杆旁边阿尔卑斯山的报春的小花已绽开了彩色的花朵。白色的蜂箱已经从地下室抬到了园子里，而勤劳的蜜蜂还躲在蜂巢里没有苏醒过来。好一幅阿尔卑斯山区的寂静安怡的图景，使从城市中来的芸芸众生留连忘返。可是有谁知道把这些荒山野岭变成游憩胜地曾花去了多少代人的辛勤劳动，又有谁知道要保护这个自然奇观不受污染又将要花去多少代人的艰巨努力。

傍晚时，山坡上渐渐地升起了晚雾，把牧场、丛林、湖泊、巉岩都罩进了这个茫茫的大网里去。路上一队队奶牛从牧场走回到主人家里的牛厩里去，铃铛不住地响着。一些牧民站在高处呜呀呜呀地叫唤着，要山间迟归的牛赶快回家。西德朋友按时开了车来，接我去参加肯定是不寻常的而我仍不知道的节目。车子大约开了一个多小时，不仅是暮色苍茫，道路狭窄，车不能开得太快，还因为时时碰到迟归的牛群，得

让它们慢条斯理地走过去才行。我们的车子开进了一个农家的小园子，左边是一座两层的新式的小楼房，右边是一排平房，园子里乱哄哄的，已来了不少的人。车子停下来后，一对大约 30 多岁的年轻夫妇迎上前来，西德朋友介绍说，这是房主人夫妇，男主人是州林业局派来的护林员，到这个地方来有一年多。他们夫妇都穿着当地的节日盛装，男的戴着绿色的小圆顶的呢帽，穿着绿呢做的上装和扎裤管的半短裤，黑色的长统袜子和黑皮鞋，女的也戴着深红色的小圆顶的呢帽，穿着深红色的绣花上衣和裙子，黑色的长统袜子和黑皮鞋，披着有流苏的颜色鲜艳的大披肩。园子里的人们，连小孩子也都穿着彩色的盛装，好像在过盛大的节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好生纳闷。主人夫妇笑着带我到平房一端的一间灯光明亮的房间去，门口已挤满了人，照像机的嚓嚓声响个不停。我跟着主人夫妇挤过人群去，走进房间一看：原来是一只被猎枪打中的黄褐色的大鹿后脚倒悬在木梁上，长着一副高大的鹿角的头颅已割了下来放在旁边，这只大鹿看来有二百多公斤，旁边的人议论说，至少可以割 150 公斤的鹿肉。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鹿头和鹿身之间照相，据说这样大的鹿是很罕见的，多少年都没有见过，打中它更为不易，实在是交上了好运气。这只鹿是护林员昨天拂晓时猎获的，他在好几个星期前就已发现了大鹿的踪迹，在山脊上的狩猎用的小木屋里守候了不少个夜晚，终于把它击中。根据村里猎人的传统习惯，这样的好运气要举行盛大的庆祝，县长也亲自来参加。我当然也被邀请同鹿照了相，不少人要我留下地址。说一星期内把照片寄到北京。主人夫妇又带我到平房中间的大房间去，房间正中放着一只很大的红红的炭火盆，正在烤着一只肥猪，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是主人夫妇为这盛典犒赏

大家的美餐。主人还在一个角上摆了酒台和食物台，两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孩子殷勤地给大家斟酒和夹取食物。前来参加盛会的人也都提了小篮子，送来自制的肉排、咸肉、香肠、熏肉、面包和各种酒类。这实在是一次山区农牧民的大会餐，如果要把他们带来的阿尔卑斯美味都尝一下，非要两三天才能消化得了。主人夫妇把我和我的西德朋友带到一张写有“保留席”条子的小木桌边坐下，又给我们各人要了一盆烤鹿肉和一大杯葡萄酒，说是盛会还有一会开始，先吃喝一些，免得“饥荒”。随后，他们又到门口去欢迎另外的客人了。房间里充满了温暖和亲切的气氛，我们仿佛也受到了感染，不出10分钟，同邻桌的客人好像已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互相称兄道弟和干杯起来。

不一会儿，县长带着两个小孙子在村长陪伴下来到了。他看来同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熟悉，一个桌子又一个桌子同人打招呼，开玩笑，从门口到我们的“保留席”足足花了30分钟。他看来已60开外，头发已经全白，身材修长瘦削，但身体很结实，脸色很红润。他20岁师范毕业到山区来担任中学生物教员以来，已在这里度过了40多个春秋。他一面教书一面研究阿尔卑斯山动植物，已出版了好几本专著。50岁当选为县长之后，仍没有放弃研究的兴趣，但鉴于山区污染问题严重，转入了环境保护的题目。他办事公道，热心公益，60岁退休之后，大家仍要他担任县长，他接受了这个要求，不过宣布他已有足够的退休金，不再领取工资或补贴，完全为大家义务办事。这时，房间里一片乱哄哄，桌子周围都已坐满了人，即使加了不少凳子，还有不少人靠墙和门口站着。村长宣布盛会开始，把护林员猎得大鹿大大夸奖了一番，说不仅是他的好运气，也是全村的好运气。县长讲话更是风趣诙谐，引

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和掌声，说是护林员猎得的大鹿确是难得的大事，据他记忆本区在三十多年以前也曾有过。不过，大家也不要老是念着这样的大鹿，能猎到小一些的甚至野兔野鸡也不错。如果老是往山上跑，夜里不回家，不仅会影响旅游生意、照顾牛羊，而且老婆也会有意见，所以护林员的媳妇也要记一功，绝对不可忘记。他建议为护林员夫妇的好运气干一杯，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根据山区猎人互相祝酒的习惯，左手拿了杯子，与护林员勾起了手臂，然后一饮而尽，再热烈地亲一个吻。其他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用同样的方式同护林员干了杯，一遍轮过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护林员的脚步也有些摇晃了。正热闹的时候，门口响起了本县和本村联合组成的乐队的乐声。这下子大家可乐开了，热烈鼓起掌来，并且用力挤出一条通道，让乐队列队走入房间一角早已为他们安排好的空位上来。乐队一共有16人，男女老少都有，有吹有拉的，也有唱的，他们都穿着同大家差不多的节日服装，只是色彩更加鲜艳，小圆顶礼帽上插着孔雀羽毛。乐队立刻奏起了山区的乐曲，两个男的和一個女的跟着唱起了山区的呀呀的约德尔歌。约德尔是阿尔卑斯山区特有的古老的没有歌词的歌，据说在古代就已非常流行，最早是山区牧民在劳动和生活中表达感情，向山前山后的亲友传递信息，招唤山谷中牛羊群回家的呼唤，经过代代相传和加工，变成嘹亮高昂的歌曲同我国的号子一样，后来，音乐工作者把约德尔同山区的牧歌、民歌结合在一起，成为既有歌词又有呀呀呀的歌曲，更受到了群众的喜爱。人们对约德尔都非常熟悉，立刻热烈地随着音乐的节奏鼓起掌来，使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峰。

接着，歌手们又随着乐声唱起了古老山区的牧歌。这些

牧歌带着苍凉、孤傲、忧悒、苦寂，令人回忆起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色和田园风光，也感到当年高山牧场生活的苦乐和牧民同大自然斗争的艰辛。很多著名的音乐家如贝多芬、舒曼、罗西尼、勃拉姆斯、李斯特等都从这些牧歌和约德尔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创作了田园诗般的乐曲和牧歌式的歌剧。人们一面大声地唱，一面互相举杯祝贺，房间里的温度不断升高。空气里也越来越多地充满了酒味和烟草味，但人们好像感到越来越亲近，人间的隔阂和纷事越来越淡漠了。山区生活的这种淳朴和单纯的情景，令人至今难以忘怀。可是，县长不无忧虑地对我说，当然，阿尔卑斯山的自然景色和奇特风光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希望“回到阿尔卑斯自然”的游客，对他们恢复身心疲劳和对山区的建设，都是一件大好事。但如果不注意山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将会出现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问题。要有计划地采取紧急和长远的措施，保护“阿尔卑斯母亲”永远年轻力壮，为人类造福。他还说，他所以接受大家的要求，在退休之后继续担任县长职务，就是想为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使后来的人有一些遵循。同桌子的人对县长的话都很感动，不约而同地举杯祝他身体健康，长寿百年。

大家在又吃又喝又唱了一阵以后，不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急着要跳舞了，但房间里挤满了人，怎么也跳不开的。村长提议说，爱跳舞的人和乐队都到外面的园子里去。青年男女们首先随着乐声跳起山区的民间舞蹈来，来回摇摆着不断地旋转。接着，中年人和老人都参加了进来，但跳得同年轻人一样有劲道。县长、村长、我和我的西德朋友们都被拉了进去，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外行，开始时我只是小心翼翼地跟着跳，怕踩了女伴的脚，而民间舞蹈毕竟很简单，过了一